

板垣大佐软禁于奉天的一家饭店中，未能得到发言的机会就接到了铁路被炸的第一份报告。

.....

（节选自《我告发关东军》，田中隆吉著，尹承俊译。引自《伪皇宫陈列馆文集》1990年。）

## 板垣征四郎与“九·一八”事变

王丽杰

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关东军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直接参与了策划和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则通过大量史料对板垣征四郎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进行剖析和评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事件，是由关东军一手制造的。其目的在于侵占东北，并以此为基地占领全中国。1929年5月14日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控制了关东军参谋部，二者密切合作按照日本帝国主义“东方会议”的方针，不断加快其侵略东北的步伐，逐步地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

### (一)

“九·一八”事变前，虽然日本的“大陆政策”已明确侵占东北，“东方会议”进一步强调把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来，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当时在日本国内的各个阶层中对东北及如何解决东北问题仍然存在多种倾向和不同意见。一方面日

本共产党和进步势力极力反对侵占东北；在朝野的多数有识之士中间，有关东北重要性的呼吁“简直被蔑视为冥顽固陋之徒的言论”。这些无疑要产生一定的影响，给日本政府的侵略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侵略东北的问题上意见统一，但在采取何种手段和步骤上有差异，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家注重从经济上控制“满蒙”，而军部则把军事和政治摆在第一位，尽快以武力占领并统治东北。鉴于上述情况，日本法西斯右翼势力、军政要人、党派头目以及日本关东军的主要人员倾巢而出，在日本国内外大造关于以武力侵占东北的舆论，狂热地制造形形色色的所谓“理论”根据，板垣征四郎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作《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在第二师团干部会上作了《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同年8月板垣征四郎还在大连的大和旅馆向大连的日本实力人物发表时局讲话。三次讲演，典型地暴露了板垣征四郎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侵略东北的反动世界观，系统地阐述了日本侵占东北的重要性及占领方法和手段。概括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板垣征四郎和日本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上把东北看成是日本缓和国内外政治危机的出路。谎言日本帝国的使命在于维持世界和平，而要实现世界和平，不论从资本主义立场来看，还是就无产阶级观点而言，其根本政策不外乎是“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日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永图民族的发展，要么降为小国，关键在于是否占领东北，“万一日本从满蒙退出，不但立刻会危机帝国的生存，并且立刻会破坏东洋的和平”。因此占领东北十分必要。为了给日本寻出路，板垣还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以“沉睡的中国”的停滞史观认为中国统治阶级只不过依靠捐税和维持治安同民众保持联系，无所谓由

谁掌握政权，因此，假如没有能真正领导民众的英雄出现，不用武力彻底消灭军队，那么“除了依赖外国，民众便永无谋求幸福之路”。板垣征四郎有意歪曲中国历史，其实他对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运动十分惧怕，他把占领东北看成是为干涉中国革命建立据点，这样就“对中国掌握着强有力的发言权”。同时还能转移日本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经济上：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对外贸易大减，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空前增多。农村出现了“丰收机谨，谷贱伤农”的悲惨情景。如何弥补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重大损失，板垣征四郎在讲演中极力叫嚷“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因此“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当时日本对东北的贸易占东北全部贸易的39.3%，与其它各国相比，处于优势的地位，但板垣征四郎认为这还很不够，他了解到日本为了从美国进口铁要付出1.2亿日元；进口石油要付出6000万日元；进口肥料硫酸要付出4000万日元；进口烧碱灰和铝要付出3000万日元；进口木材要付出1亿日元；合计要付出3至4亿日元。板垣征四郎又分析了东北的各种资源现状，得出结论：“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上述那笔要付给美国的款项“正可以用开发满蒙来抵销”。那就是从鞍山获取铁和硫酸，从抚顺获得煤，从吉林获取木材，这样“从满洲可以绰绰有余地供给3亿日元”。另外日本政府担心一旦爆发战争，国内资源和物资供应不足，板垣认为“决无担忧之必”。如果进行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可以从“满蒙”得到解决。“满洲”的水稻可增强解决日本粮食问题的信心，畜牧业可以补充必要的马匹。总之，“满洲”不仅现在，并且将

来开发的余地很大，“满洲的价值在于将来”。在这里板垣征四郎以所谓“开发”东北的论调，道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东北，掠夺经济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野心。

国防和战略上，板垣征四郎研究了东北地形，他提出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苏联领土为界，西南以松岭、阴山等山脉与中国关内隔开，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是日本帝国国防的第一线，对美国、俄国、中国的作战上十分有力，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板垣征四郎极力叫嚣东北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关系到日本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他的这套理论反映了日本军部中一小撮法西斯军官的看法，同时也是“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翻版，合盘托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观点。《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由于符合日本政府的需要，是当时有关日本侵略东北舆论叫嚣中的一篇典型材料，因而被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布，影响很大。《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也被日本侵略者称赞为“长篇的创世纪的大讲演”，并成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的蓝本。

## (二)

板垣征四郎不仅大肆宣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理论，还积极参加密谋侵占东北的实际活动。他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组织“一夕会”的成员，并和“满洲青年联盟”、“樱会”等反动组织互相勾结，支持它们从事侵占东北的法西斯主义活动。

192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部分少壮军官组成“二叶会”，受该会影响又有一部分该校毕业生成立“国策研究会”。1929年5月19日，“二叶会”和“国策研究会”在九段的富士见轩召开

联合会议，把二会正式合并为“一夕会”。板垣征四郎以“一夕会”会员的身分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研究了如何解决东北的问题，结论是不能用外交手段，必须以军事实力驱逐张学良。这个论断对板垣征四郎以后主张的武力解决东北产生很大的影响。

1928年已经踏上侵略我国东北之途的一小撮法西斯份子与日本国内侵略狂潮相呼应，也疯狂地活动起来，他们拼凑了以满铁成员为主的“满洲青年联盟”，大力鼓吹“满蒙”独立论，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板垣征四郎是该组织的积极支持者。1931年板垣征四郎怂恿“满洲青年联盟”本部理事冈田猛马、长春支部长小泽开策、安东支部分事永江亮二等人到日本国内各地游说，宣传日本占领东北的方法、手段及重要性。在此期间日本军部中的法西斯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也成立了“樱会”，板垣征四郎与其相互勾结，1931年8月在东京的偕行社与桥本欣五郎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协议，板垣征四郎表示关东军要亲自发动侵占东北的战争，桥本欣五郎表示赞同和支持，配合关东军在国内搞政变实行军事独裁，并愿意承担关东军的部分经费，后来桥本欣五郎曾为板垣征四郎提供5万日元资金。同年，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到东北进行所谓“视察”，板垣征四郎又和他在沈阳密谋，永田铁山当即决定拨给关东军两门大炮，以备进攻沈阳城之用。这两门大炮就是“九·一八”事变时用以攻打东北军的24厘米的两门榴弹炮。

前面已经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各个阶层在侵略东北的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在采取何种手段和步骤上有差异。板垣征四郎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中，代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利益宣称从当时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不能达到解决“满蒙”的目的。1930年板垣征四郎又扬言他对如何

解决东北问题已有明确的想法。那就是中日之间的重大问题不可能用外交手段解决，“非使用武力不可。”这样，板垣征四郎便积极从事了将其付诸实现的军事侵略部署。1929年5月他亲自主持召开由奉天特务机关长、吉林军顾问等参加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同东北三省之间有导致“全面军事行动”之虞，为此必须彻底研究。会议决定进行“关东军参谋旅行”，因此从1929年7月——1931年7月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参谋为中心先后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暗中制订侵占我国东北的作战方案。

1929年7月3日——7月22日，以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为首进行了第一次关东军参谋旅行。地点是长春、哈尔滨等地。途中研究和策划了攻打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

1929年11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进行了第二次关东军参谋旅行。途中研究了攻打锦州的地形，制订了夜袭弓长岭的计划和攻打奉天城要领。他们认为奉天的城墙坚固，难以用炮轰和用炸药炸，因而研究选取易攻部位作为突破口。还研究了进行新民屯渡河，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

1930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亲自来东北率领关东军参谋进行第三次旅行，全面研究、策划侵占我国东北的问题。

1931年7月11日——7月20日，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又进行了第四次关东军参谋旅行。旅行地点是从旅顺出发，经郑家屯、海拉尔、满洲里、哈尔滨等地到达旅顺。途中进行了《对苏作战攻势最终点之研究》，密谋了准备在9月下旬发动柳条沟事变等问题。

通过这次关东军参谋旅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结合实际地形，具体研究了现场作战战术，制订了攻打各主要地

区和进攻苏联的作战方案，初步研究了占领东北后如何统治的问题，确定了发动军事进攻的大体时间。他们还估计了当时东北兵力大约有25万人，其中沈阳附近约有2万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因此密谋了运用“以寡制众”的战术。四次关东军参谋旅行，被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称赞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东军参谋旅行”。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的一系列侵占东北的阴谋活动与日本陆军中央的侵略计划遥相呼应。1928年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妄图利用炸死张作霖的混乱局面占领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但由于河本大作没有及时和日本军部取得联系，关东军首脑也认为时机不成熟，因而以炸死张作霖而告终。板垣征四郎接受河本大作的教训，从一开始就与日本军部保持紧密联系。1931年7月—8月板垣曾亲自回到东京向日本参谋本部汇报关于发动“满洲事变”的作战计划，并要求对事变的细节不要干涉，二官中将、建川少将都答应尽力而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还专门在东京军队中央机关组织了发动事变的秘密班子，其主要成员是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国班班长根本博，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

另外板垣征四郎还吸取“皇姑屯事件”教训，与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銑十郎和参谋神田正种达成默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越境协助关东军，从而使板垣征四郎关于骚扰“北满”的计划得以贯彻。

经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的一系列理论叫嚣和实际准备，使当时的东北已经处于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的前夜。

### (三)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经过周密思考，早在1931年春

天就订出了制造柳条沟事件的概略设想，6月底又进一步制订了在柳条沟炸毁铁轨的详细计划，并把炸路任务责成张学良的顾问副官今田新太郎，安排具体爆炸人是熟悉爆破技术的工兵中尉河本末守。时间预定在9月28日，同时攻击北大营，实行“闪电战”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这一阴谋虽属万分机密，但在8、9月间断断续续泄漏于外，使发动事变的计划受到阻碍。

日本国内得知有关消息后，外务省大臣币原喜重郎于9月5日电训林久治郎总领事，要求对板垣等人的活动予以取缔。天皇元老内阁制止军人的压力也随之增大。闲院宫亲王于8月9日获了应整顿军纪的意见，昭和天皇也于9月11日召见陆相南次郎，告之要对关东军军纪加以整顿。9月15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建川美次专程赴沈阳，一方面传达皇令，一方面传信关东军，希望暂不行使武力。与此同时，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各重要课长召集秘密会议，商量对策。桥本、永田等均参加，会后，桥本马上连续给板垣发了三封电报，告之发动事变的计划已暴露，务必在建川到达之前行动，造成即成事实的局面。板垣征四郎接到三份密电后，立刻在沈阳特务机关楼上召集石原等人进行最后的秘密讨论。板垣征四郎表示，“决不改变态度”。并和石原莞尔把原定的日期提前10天，决定于9月18日发动事变。

建川在日本出发时就决定在会见本庄繁之前先会见板垣征四郎或石原莞尔，专门派人通知板垣征四郎到本溪湖接洽。板垣于9月18日早晨独自一人前往沈阳，在沈阳完成了有关柳条沟爆炸计划的部署之后，到本溪湖迎接建川。他们秘密商谈后，板垣征四郎回到沈阳特务机关，发布命令：独立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沈阳城；独立守备第五大队在第二大队长指挥下进攻北大营北侧。晚间10时20分左右，河本末



守点燃炸药，接着按照板垣征四郎发布的命令，各路进军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继而本庄繁下达全面进攻的命令，驻东北各地的日军部队以闪电式的速度逐次向沈阳、长春等地发动进攻，以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等法西斯军人的行动为启端，日本帝国主义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第一把火。

轰击北大营的炮声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战争的开端。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九·一八”事变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9年）

## 桥本虎之助的侵华活动

廖远

### （一）

桥本虎之助，东京市人，1883年生。190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翌年任骑兵少尉。191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日本驻俄国大使馆附武官辅佐官、陆军中央部参谋本部附、参谋本部课长、东京警备参谋长等职。1929年晋升为少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积极支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9月28日，受陆军中央部委派携同远藤三郎、今井武夫、西原一策等人组成桥本班，到中国东北，负责陆军中央部与关东军的联络工作。当时关东军首脑及参谋部正在策划扩大侵略与筹建伪满傀儡政权问题，桥本虎之助支持这一行动。他向关东军解释陆军大臣